



嘉慶二十年乙亥秋鐫

毛詩說

世德堂孫氏藏板

自序



子所雅言詩爲首諸弟子皆飫聞之子夏恐浸久而失其傳於是序明作者之意以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於是毛傳爲學者所共推宋儒好求新義謂孟子言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遂盡棄毛學以意立註棄毛言詩而謂得詩人之旨是猶夢中飲酒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後人稍覺其非又未能申述毛義徒憎宋說而駁之駁又不當是夢之中又占其夢焉余悲之久矣欲爲毛氏作墨守往者王肅孫毓之徒

三言言
自序
競申毛說今已散佚獨鄭氏箋存孔氏爲之疏而鄭氏於
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
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爲之說歐陽氏已論之今
依註疏本凡鄭異毛之處孔氏已云鄭與毛異則鄭說概
擯不錄孔強以全毛實非毛義則以已註易之若鄭氏已
得毛旨則不求異卽采列毛傳下昔夏侯勝從父子建自
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
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
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余以孔疏
辭太繁繁則意不清故寧疏略不多引之至改易鄭箋處

時有難之之語非憎鄭也以爲不如是則毛義不明也以
俟後之君子



毛詩說目次

國風

周南第一

召南第二

邶第三

鄘第四

衛第五

王第六

鄭第七

齊第八



魏 第九

唐 第十

秦 第十一

陳 第十二

檜 第十三

曹 第十四

豳 第十五

小雅

鹿鳴之什 第十六

南有嘉魚之什 第十七

鴻鴈之什 第十八

節南山之什 第十九

谷風之什 第二十

甫田之什 第二十一

魚藻之什 第二十二

大雅

文王之什 第二十三

生民之什 第二十四

蕩之什 第二十五

周頌

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臣工之什第二十七

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

魯頌

駟之什第二十九

商頌

那之什第三十

毛詩說卷一

國風周南

平湖孫燾學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

註承上而言是論二南正風故以風化言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箋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

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

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註此六者詩之義也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至

國風二雅三頌詩之名也疏云風雅頌皆以比興賦為之辭嚴氏祭非之云此以風雅頌借比興賦言之謂三

百篇之中有此六義非指詩名之風雅頌也如孔氏說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有賦比興之三義耳何名六義哉

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得與敷陳之賦直比之比感物之興並而為六也

毛不註序未識其旨但序云詩有六義則風也雅也頌也即詩中之三義與賦比興不殊不指詩名之風雅頌

可知嚴義為長據為毛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箋主文主與樂之官商相應也譎諫詠歌

依違不直諫註方欲道變風變雅之作故言有風刺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

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註謂國史

采詩令瞽矇歌之以吟詠人之情性風刺上者也此通風雅言之達於事變而懷其舊

俗者也註此謂變風之作疏云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厄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

陳有太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詩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

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註言

不隨俗而流蕩也荀子所謂風不逐是也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註由遺澤長故得取以節之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註一國之政事善惡繫屬於一人之本意使言之本意主於懷舊因道舊時之俗故謂之風與六義

之風動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註形見也言王者施于天

下之事而四方之風俗見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註取

之義道王者政事六義之雅但正言之義各異耳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註等是言政有道小已得失而其流及上者有道

此本史記或謂大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分乎政事非毛義也註由先王盛德故有此形狀容貌謂太平

於神明者也也詩人美之以今之所成是其功因祭祀

告使知之故為作頌六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註周南

之頌但稱美之義異也化之始變風變雅風刺之始正雅道政事之始周頌商

頌美盛德之始此四者後之作者不能外也詩理至極

盡於此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註周南十一篇文王受命後作故據

時作故據今言之稱先王實一也體是風不可以繫王

身故繫於周召疏云以二公為王行化故也周召采地

詩非采地之人所作又采地不足以行王化故加南大文王化行于南土也周南召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疏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註又覆說上文言后妃哀念幽處

既進則樂之無傷缺其善心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若苟淫其色則善心傷惟后妃不也是后妃之

德亦文王使之然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

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

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

然之和聲者王雎也其雌者常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興者喻后妃於君子無不和諧也而退處于深宮不淫其色孔子曰關雎興于鳥取其雌雄之有別傳據此又增摯者釋關關也王雎水鳥好在江邊注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間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間貞專之善女配于君子無不宐也宐則好矣故稱好匹匹者非位之匹敵妾進御于君所即女匹男陰匹陽或以止后妃可匹文王妾卑不得匹君者非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註上言與其事君子此言與其承宗廟王后之祭執荇菜此參差不齊之荇菜淑女於水之左求之於水之右求之或左或右言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註所以求者多也

之善女后妃覺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註后妃寤寐則常求之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傳悠思也箋臥

而不周曰輾疏輾轉猶婉轉反側猶反覆俱臥而不正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註已得則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傳宐以樂之註謂設琴瑟以待淑女來則以朋友之道親之妻之與妾本有友道故云友之也后夫人房中之樂琴瑟鐘鼓並有琴瑟之聲專一喻后妃專一于淑

女也鐘鼓之聲大喻后妃德至盛也參差荇菜左右芣傳芣擇也註欲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宐有鐘鼓之樂註后妃以

為宐有鐘鼓之樂以待淑女之來與之共樂之鹿鳴傳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不能竭其力樂以琴瑟鐘鼓者禮之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

天下以婦道也

註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有所本也謂本之父母師傳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為

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註葛之性延蔓兮移於所

生之谷中維其葉萋萋然茂盛興者葛喻后妃中谷喻父

母家也葛長而漸移猶女長而有嫁端故王肅云葛生於

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谷中水之所注葛隰草得

其潤澤葉萋萋然猶后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傳如資師教質增美也

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註叢木叢生

之木穀桑之屬是也黃鳥以時往飛集于叢木之上其鳴

美行聞於遠也后妃本父母師傳之教嫁於周邦有善聲

聞於人如黃鳥之往集木鳴而喈喈然黃鳥應節

趨時常以甚熟來在桑間詩言嫁女每以比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傳莫莫成就之貌註莫莫

然成就喻后妃之教成也

以葛喻后妃本取蔓延又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

者欲言后妃志在於女功故以喻之以上章比例此三句

亦興非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斃

傳獲煮之也精曰

直賦耳

古者王后織元紉公侯夫人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

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註服事也后妃

見葛可采取於是刈取之於是獲煮之煮治已訖乃緝績

以為絺以為綌從事之無厭倦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為常

也絺綌所以當暑冬則衣絺帛單言絺綌者因上興義便

文又煩辱莫如為絺綌綌猶為之則凡女功之事無不

為可知舉其甚者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

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註后妃為

是煩辱之事者后妃言我曾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

以歸嫁人之道當執女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

傳功不敢忘師教故也

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

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

註薄澣澣濯衣垢也垢甚則用力煩多不甚但濯之耳衣

謂私衣后妃言我之私衣垢甚者欲煩擗之不甚者但欲

三詩說

卷一

四

三言詩 卷一 五
澣濯之后如將使澣時必議量言我衣服何者當澣私服
垢宜澣也何者當不澣公服無垢可不必澣也服此澣濯
之衣是躬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註
儉節用也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註
矣言子賢而父母心安也詠
之所以風天下使皆盡婦道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

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

於憂勤也註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如此也在
心為志非有實事故但云有是志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
芾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註有

人事采此卷耳之菜而慮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也卷
耳易得也豈真不能盈亦憂念之如此以興后妃之志以
為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君子之于賢豈必不能審而欲
其求之審之惟恐其或失之者亦憂念之如此以卷耳實

頃筐無不盈是其過于憂故傳云憂者之興也求賢審官
君子之事已欲輔佐之猶人事采芾耳之菜欲以助飲食
故以喻焉芾耳江東人呼為常棣可煮為茹滑而少味
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註后妃吁嗟而嘆言我
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恐賢
人不進所以憂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
病也註升彼崔嵬山顛之上我之馬

虺隤而病馬升高而人不恤則馬病猶臣勤勞而君不知
則臣病后妃憂之也有駮傳曰馬肥疆則能升高進遠臣
疆力則能安國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
是馬喻臣下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

長也註后妃言臣下勞苦我欲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
燕以勞之勞而見知莫不盡力我維以此不復長憂思也

陟彼高岡我馬之黃傳山脊曰岡元馬病則黃疏虺隤馬
罷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之

病虺隤者病之狀元黃者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傳
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

觥角爵也傷思也註君恤臣勞宜有重賜豈惟飲酒言且酌酒飲之者婦人酒食是議思不出位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傳石山戴土曰砠瘠病也痡亦

病也吁憂也疏孫炎曰痛人疲不能行之病瘠馬疲不能進之病註升彼石山戴土之砠矣我馬已瘠然不能行矣我僕已痛然不能進矣僕亦喻臣也臣不彊力不能安國譬之如升山馬疲而僕又疲不能越險我與君子一體云何乎而得不吁嗟憂之矣言已宜憂勤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疏逮下者言以

恩意接及其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也葛草之蔓延者藟葛類亦延蔓生言南土有下曲之木故其下葛也藟也皆得纍而纏繞之以興后妃以恩意及

下故其下衆妾上附事之妾並進于君子而得其所猶葛藟之緣物而起得以茂盛也言南有者木盛莫如南土化自北而南故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傳履綏安也註只猶指言南矣

由此故福祿安止之后妃不嫉妬生子衆多是福祿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荒奄將大也

之謂大有福祿也當先言福祿就之然後言安止之然後言大之不依序者主與樂之官商相應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傳縈旋也註旋謂旋遶上纍之纍蔓言覆之之狀也言始則蔓延之繼則漸奄覆之此則旋繞也

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傳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螽斯羽詵詵兮

傳螽斯蚣蝮也詵詵衆多也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蚣蝮不耳各得受

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詵后妃不妬妾生子衆多譬如螽斯然以不妬之故其子衆多詵詵然也凡傳言興也者興者興起志意有未盡故題曰興此則直比之故不言矣螽斯言羽者螽斯羽蟲故以羽協宜爾子孫振振兮傳振振仁厚也箋后妃之德寬無不仁厚詵后妃之子衆多已盡上比義此又轉言爾后妃之子孫無不振振然仁厚子肖其母由母使然也故言矣

螽斯羽薨薨兮

傳薨薨衆多也詵衆多而飛則聲薨薨然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傳繩繩戒慎也詵不敢專寵是后妃戒慎也則宜女之子孫繩繩兮無不戒慎止言生子多兼言孫者取以協句且亦多孫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詵會聚者謂既飛

復歛羽揖揖然而聚也子孫和而羣集后妃性行和固宜然序云言若螽斯不妬忌則螽斯實不妬忌耳今螽斯之蟲皆其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是不妬之徵豈微蟲而無由知之乎鄭氏依序立說毛意當然故據爲毛說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

無鰥民也

疏男女以正謂年不過限三章上二句是也婚姻以時謂行不踰月下二句是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傳興也桃有華之盛也詵言桃之少壯其

華灼灼然木少壯則華盛也興者喻婦人盛年則容色美周南之國被后妃之化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謂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園有桃傳以桃爲喻民此詠民間之嫁娶取女少而色美桃有華之盛者故以喻矣之子于

歸宜其室家

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

是子往嫁正得善時宜以有室家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傳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註桃以少壯而有蕢然之實桃之有實

喻女子之有德也言時女子皆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傳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天天其葉蓊蓊傳蓊蓊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註木之有葉猶人之有形體也桃

葉蓊蓊然至盛喻女形體之間威儀至盛也標有梅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然則男未三十女

未二十皆以禮會合儀文備具故盛矣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桃天三章章四句

免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也

肅肅兔罝椽之丁丁傳肅肅敬也免罝免罟也丁丁椽杙聲也註罟罔也杙槩也槩者斷木椽

杙謂椽此杙也連椽之聲丁丁然所以椽之者欲張罔以捕兔此人敬其事肅肅然能敬必有德為免作罝之人猶

不好德則此時人莫

不好德可知矣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傳赴赴武貌干扞也註武夫謂此罝

免者執事恭敬則容貌剛武故赴赴然也公侯謂南國諸侯此人猛毅而度斷故使之治軍事為邊境恃之如干城

然干楯也所以自蔽扞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傳九達之道註施張也謂張兔罝中逵猶達中也上章但言椽杙未及

張設之處此章指言張之在于 赴赴武夫公侯好仇註仇九達之道中所以申成上義

言公侯尊敬之以 匹也

之匹已故稱好匹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註林中逵之多木處張罝必于林中以免所往來上言張施

于中逵此足其義謂 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

施于逵之中林也 其可以制斷公侯倚之如已之腹心然謂與之謀慮也此

人始為鄙賤之事終為公侯所倚用且賢詩人詠之見時

以為公侯干城腹心而終在林野躬為小人賤事則周南

之君何不舉之若謂以賢人衆多用之不盡故免置不妨
有賢人則卷耳何以欲君子求賢審官朝夕思念耶知非
意毛

免置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

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采采芣苢薄言有

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采采芣苢薄言有

之傳有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

掇取之卒章言所盛之處或結之或頽之首章采之據初

往至則掇之掇之既得則結之頽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

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

之故與采之爲對所以總終始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

拾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

之於地於是就地掇拾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

既掇拾之則掇取其子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頽之傳掇

以衣貯之而執其衽謂之結既執其衽又扱其衽采采芣苢薄言頽之傳掇

於帶中謂之頽芣苢宜懷妊故婦人有子則采之采采芣苢薄言頽之傳掇

采采芣苢薄言頽之傳掇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

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興也南方之

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註言南方之木以上竦之故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興也南方之

人不可就而止息與者喻南國之女以秉禮之故人不得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興也南方之

方思傳潛行為泳永長方泂也註江漢喻文王也水苞裹
言廣永者恍然于德廣所及也潛行水底行泂後也竹曰
不備也箋云江漢有潛行乘泂之道義與經違且以江漢
喻游女擬非其倫
知非毛意故易之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翹翹薪貌錯雜也註楚薪之善者
翹翹然雜于眾叢木之中我欲刈取

之興者喻有貞女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六尺以
上曰馬註秣為粟

此云養者謂預養之以粟也備親迎之用親迎乘車車前
 有馬言是子之往嫁也我欲備六禮親自迎之當預養其
 馬急于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註嘆德
廣所及

意未盡故重言
 之所以申殷勤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傳萋草中之翹翹然註萋草也一名
萋蒿高丈餘凡草之高者多火力炊

鬻宜用之而翹翹然雜于眾草中非
 刈而束之不得用故我欲刈取之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駒大夫所乘游女不止一人往嫁不
獨一家故廣言之此傳簡畧與義不明綢繆傳曰男女待
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然則薪必以人功刈之而
後成用喻女必備六禮娶之而後為妻矣箋云于是子之
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游女出嫁
與已何干而致禮餼乎非毛旨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

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
條幹曰枚註墳水厓言循彼汝水之

厓而去者是己之君子勤于王事理其本未譬如伐薪然
 既翦其枝又截其幹不竟不已也伐條枚比耳箋云伐薪

於汝水之側非毛意也毛未有作實事者也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調朝也註君

子何日歸已思之而未得見怒焉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註木既見

君子不我遐棄傳既已遐遠也註若反已得見之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憂閱之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註魴大魚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而

尾赤喻君子勞病也所以勞病如此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者由王家之事急如火不可緩閱之傳孔甚邇近也註又言雖則如火然父母相去不遠不必

念家而怠王事也思父母情也急公事義也序所謂勉之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

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註周之盛德當殷

也詩直言公子信厚如麟耳序多言之時者以公子

麟之趾振振公子傳與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致麟

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註麟以與公子語未足麟走獸走

必以趾故以之趾足之后妃有關雎之德故時公子亦振

振然信厚感于上則應于下傳于嗟麟兮子之信厚直如麟然

美之麟之定振振公姓足而至故先言之趾因從下而上次見

其額次見其角故此言之定下章言之角也于嗟麟兮上

同姓疏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為韻于嗟麟兮上

但言信厚未及如麟也故復嗟歎以足之麟之角振振公族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有角者必觸物惟麟之角端有肉而不觸是其德之信厚也若然則上言趾者表其不踐生物亦信厚也言定者表其行中規旋中矩是禮修而見于容貌也皆有取義于嗟麟兮

麟趾三章章三句

男埴校字

毛詩說卷一

毛詩說卷二

平湖孫燾學

國風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箋起家而居有之謂

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傳興也鳩鳴鳩結鞠也鳴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箋鵲之作巢冬至架

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鳴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

之室德亦然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乘也諸侯之子

乘箋之子是子也御迎也疏車有兩輪故稱

兩御夫家迎之也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註有之者謂來居處之

子于歸百兩將之傳將送也疏謂父母家人送之也此夫

若大夫之女雖為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滿者之子于歸百兩成

之傳能成百兩之禮也註德如鳴鳩故能成此百兩之禮

居尊位以配國君也鳴鳩傳曰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傳芣幡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

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苕菜也箋于以

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薦芣苢疏芣非水菜言沼沚

者謂於其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之事祭事也箋言夫人

旁采之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註

言往相與采此芣菜於何處采之乎於沼池於沚渚之旁

采之也既采之為苢往相與用此芣苢因何事用之乎則

以公侯之祭事而于以采芣于澗之中傳山夾水曰澗疏澗之中亦

用之也以猶與也于以采芣于澗之中謂於曲內采之非水中也于以用

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疏祭必於宗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

事禮記主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

婦髮髻被之祁祁薄言還歸也箋言我也祭事畢夫人

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

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註被者夫人之首飾意主夫人不

直云夫人而被者詩每譬喻不斥言也言先祭之時夫

人之首飾以被僮僮然竦敬早夜在事及事畢將去服髮

髻之夫人尚有餘敬其威儀祁祁然自廟反

其燕寢無罷倦也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

采芣三章章四句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

傳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蟻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

嘉時以禮相求呼註嘒嘒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趨趨然

躍而從之者阜螽也與者阜螽待草蟲鳴而從之猶大夫妻待君子禮求而行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傳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止

辭也覯遇降下也註大夫妻言我始往未見君子之時恐不當于君子憂在于心忡忡然已至亦既見此君子亦既

與君子相遇合我心之憂則降下也言其能以禮自防箋云既見謂同牢而食既覯謂已昏分配言之泥矣且以覯為男女精氣相覯遇

文辭不雅故易之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註南山嚮

夫家鼈亦菜也禾稼為食之正菜則其助婦人當預蓄之以助男功我欲采之喻已有志于佐助君子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傳惓惓憂也

服也註服猶下也亦謂憂降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傳薇菜也註轉言采薇者薇所

以芼豕賓祭用之喻有志焉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註傷

悲者已離父母而去父母思念之未知得當君子否念及父母

母憂已故心悲傷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夷平

既無憂則平夷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傳蘋大萍也濱厓也註于往也以猶與也言往相與采此蘋也南者据澗

毛詩卷二

南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疏藻聚生故謂之聚藻行道也潦雨水也

行潦謂道路之上流行之水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文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湘亨也

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註於大夫祭宗

廟之時則置設之于牖下牖者穿壁以木為交窻也室之西南隅暗故為牖以道日光去牖近故謂之牖下公羊傳

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然則室即廟也故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此詩主言大夫妻助大夫祭傳兼言士者以蘋藻士亦通用故廣言之欲見召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

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註誰其主此祭乎則有齊敬之少女實大夫妻耳而本之季女取微主也謂未出嫁時父母以禮教之故今

為大夫妻能循其少小為女時之法度以助夫祭祀也王肅以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傳云禮之宗室者謂教之以禮於宗室也亦教成祭之傳省文不言但言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耳薦蘋藻者采蘋傳曰公侯夫人執

蘋菜以助祭王后則荐菜推此則大夫士妻助祭宜以蘋藻也教成之祭亦芼之以蘋藻者明其將嫁于大夫士肅

得之言已得毛旨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疏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

伯者召伯臣子可言美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擊芟草舍也箋召伯

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傳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傳說舍也註息謂休息舍謂止舍義一也首章欲急

明召伯不煩百姓故言芟芟草也謂草中止舍此蒙上義不更言草矣此勿敗勿拜疏無正訓嚴氏粲曰敗謂殘壞之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毛義當然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

註言女貞男暴者非文王之化被女子深感男子淺此時之訟正值貞女

遇暴男耳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傳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夙早

夜莫也註言厭浥然而濕道上有露之時豈不有早莫而行者乎言有是或早或莫而行也我則謂道中之露多懼

早夜之濡已故不行以興舊俗相沿人亦有犯禮而行者我則謂有汗辱故不敢此述貞女之意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傳不思物

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壙也箋女女疆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傳昏禮紉帛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傳墉墉也

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註以類推之鼠之穿牆似有牙者若其無牙何以能穿然鼠實不以牙乃以齒此物之變異也事亦有似而非者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傳不從此男子誣我以有室家之道
禮而隨此疆暴之男註既室家之道不足雖召我來至與我墉我終不敢棄禮而隨從之此上陳女子之辭也首述

其意次陳其辭不及召伯之聽訟者聽訟之明不足為召
公美詩之本意欲見文王之化行女子貞信守禮能拒彊
暴之男耳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古

以居疏純亦縫也云純數者以經云五純先解五之意故

純數有五非訓純為數也註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以素

絲之紉施於裘之縫中以為英飾不以五采而以白素不

失古制是節儉也羔羊善養羔能食草木即不食於母羊

蓋非其子而養之大夫約已裕民民懷其德愛其衣

服故舉羔羊之皮詠歌依違以見其德如羔羊焉

自公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註大夫羔

裘以居朝朝事既畢退朝而食從公門而

出其在朝也所行無不正可蹤

跡而效之服羔羊之裘無愧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傳革猶皮也緘縫也註緘界緘皮之

之處見有五焉五者舉其

成數非必五皮為一裘也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傳縫言縫般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縫互見其用皮為裘縫般得制也

云總數者言總數有五總亦縫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

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傳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

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雷以

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

斯莫敢或違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箋何乎此

之方無敢或間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

暇時閱其勤勞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夫信厚之君子為君

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註守命其

時之謂信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信之厚也君子如此

故言振振然殷其雷在南山之側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疏上陽直云

陰謂山北左謂何斯違斯莫敢違息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東右謂西也何斯違斯莫敢違息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傳或在其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傳

居也註義所當然而云何是閑之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註言振振者室家

王信厚其夫亦信厚美之之辭也亦文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

及時也註及時者謂及年盛時而行嫁娶無失其時者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傳與也標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

男女當時而嫁娶也尚餘七未落先落其三此三分隋落

最早喻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及時嫁娶餘人尚未也疏

以隋落為梅始衰傳明云盛極則隋落何言衰乎求我庶

且女年十五六正及嫁娶之時不得云已衰耳求我庶

士迨其吉兮傳吉善也箋我當嫁者庶眾迨及也註求

謂秋冬女嫁不止一人故求者言眾也標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註未嫁娶者猶梅實之尚

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時嫁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今

也註及其今之善時亦謂自九月至正月以年差長故為急辭云今也

標有梅頃筐堅之

傳堅取也註頃筐畚屬男年至三十女無在樹者故以頃筐取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雖已期盡猶為及時疏謂女顏色甚衰誤矣且梅落非過時也梅必

熟極而落而後取以和百味男女必當求我庶士迨其謂時而嫁娶而後成室家之道故以喻耳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之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註謂及善時以言謂女而娶之始言及善時繼言及今時終言不備禮分此三等明國之男女盡得及時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箋以色曰妬以行曰忌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傳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星五嘒四時更見箋眾無名之星隨心嘒在

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註不以月喻夫人者若以月喻月明則星稀非逮下之義也故舉列宿之大以比之小星不甚大明列宿大而著明同一在天而有小大明晦之辨亦足以別夫入與賤妾矣夫人止一以二星喻者不同時見也舉心嘒以盡一時并欲見夫人惠及下歷久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傳肅肅疾貌宵夜不衰君所不得自由者是命分之不同也言此者見妾甚微而夫人惠及之傳不云夫人而云列位者心嘒排列在天皆有位次小星同在其次嘒然而微不得同於列位之尊以喻意言之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

傳參伐也昴留也箋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註伐留亦同時異

乃西方之宿因無取乎西故不指言所在肅肅宵征抱

衾與稠實命不猶

傳衾被也稠禪被也猶若也註抱衾與稠待進御也是命不若夫人也自知分

殊故能盡心以事君子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

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箋勤者以已宐媵而不得心望之註嫡之悔過由媵使然美媵故章首先道其還然後下兩章首句倒本其棄也

江有汜

傳興也決復入為汜註凡水決之歧流復還本水者名汜興者水已決而復入猶媵已棄而復還也

箋謂江汜並流但汜是出而還入非並流之義耳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

悔

傳嫡能自悔也箋以猶與也疏不共我以俱行

江有渚

傳渚小洲也水歧成渚箋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註洲水渚也江水歧分聚

而咸渚猶嫡行而媵獨留也

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傳處止也箋嫡

悔過自止

江有沱

傳沱江之別者箋岷山道江東別為沱註先嫡之不以其備媵數已留不行猶江水別而為沱然之

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註嘯吹聲也歌詠也皆所以抒已憂思是子其歸嫁

也不我經過以其不我經過我故為之傷懷其嘯而吟已情也吟之不足又引長其聲以詠之詩主美媵則是媵遇勞而歌也箋謂嫡自悔而歌以自解說嫡何用歌以解說耶且序意不美嫡之悔過故易之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

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箋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

成昏謂紂之世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

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箋亂世之民貧而疆暴之男多行無

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

為禮而來註昏禮用鴈幣即因凶荒而殺其禮猶須有物

以將之羣田之獲分得麕肉取白茅包裹之亦可以為禮

田者所分乃已死之麕肉故云死麕也由羣聚于有女懷

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所以野中有死麕矣

春吉士誘之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註亂世非

禮相陵不特鴈幣不至又昏姻不由媒妁且

行嫁失其正時故言有當嫁之女因凶荒宜多昏之故不

暇待來秋而此女之情欲男及開春之始以禮而來不欲

過時又不欲無媒妁自行欲令吉士先使媒道成之開春

謂冰泮春正月也霜降逆女冰泮般止故思及春之始矣

吉善也使媒道達則非疆暴故稱善士也

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傳樸楸小木也野有死鹿

言不由媒妁女不可取譬如林中有小木不可得用也即

無麕肉野中田者所分之鹿肉聚白茅束之亦可為禮

純聚也林有與野有文同則各有取義

箋云樸楸之中及野嫌辭復且無謂耳

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箋

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註上述女

之情此美女之德所以惡時無禮

舒而脫脫兮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註先使媒道之又以

也言貞女之情欲得如此舒遲者疆

暴之反則謂事舒遲非威儀舒遲耳

無感我悅兮傳感動

巾也註若不舒遲而相陵則無禮汗辱譬如物不潔清當

以悅拭之人欲拭物則動其所佩之巾也貞女謂疆暴之

人無

無使龍也吠傳龍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註狗見非

得然

之意欲男子無非禮相

陵致人論議故以喻焉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

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

傳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註彼

之德敬而和如彼移華之貌戎戎然厚移華本自禮厚耳言何者主美王姬而敬和故于華言何也曷不肅

雖王姬之車

傳肅敬雖和箋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

註桃李木之下者華宐盛耳何移華亦禮厚如桃李乎興者喻王姬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至貴耳何乎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乎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傳

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註如此則平王之孫成爲婦齊侯之子成爲夫矣歎美之王姬上繫平王者文王

風天下正夫婦其孫適齊能盡婦道不忝文王故繫之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傳伊維緡綸也註其釣魚之法

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繩則是善釣而能得魚以興其治家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治之而後能成室家之道

王姬之執婦道亦齊侯之子使之然因美齊侯之子成爲夫平王之孫成爲婦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

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

註秋謂之蒐公羊傳曰春曰蒐秋曰蒐田者總名

彼茁者葭

傳茁出也葭蘆也註文王仁厚時人皆仁厚如彼始出之葭茁茁含生意也箋云記蘆始出者

著春田之早晚毛之說詩未有言記時者壹發五豝

傳豝牝曰豝虞人翼五豝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註國君以秋時出田獵虞人翼五豝以待而公矢止一發而已不忍

盡殺仁于嗟乎騶虞

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之至無騶虞但國君之仁如騶虞然則亦如有騶虞之時矣歎美之

彼茁者蓬

傳蓬草名也註又如彼茁茁然始壹發五豝

歲曰縱註縱小獸獸小則肥故翼以待也國君所以必蒐田者一日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于嗟乎
騶虞

騶虞三章章三句

男埵校字

毛詩說卷二

毛詩說卷三

平湖孫燾學

邶風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

傳興也汎汎流貌栢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

然而流者是彼栢舟栢舟所以載渡物者也今亦汎然其流于水中而已不以濟渡興者喻仁人亦治國之舟楫也今在衛之列位君與之志不相得不任以職事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耿耿猶微也隱痛也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傳言己憂國夜微微然不寐而忘遊而忘憂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傳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

可以察人之形而不可以度人之行也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傳據依也

三言詩
三
宜相親但亦有兄弟而不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弟此意往告于君君不之受以致逢彼兄弟之恚怒對已故彼之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

卷註言我心之堅過於石是亦不枉謂之小人不能謂之非小人也傳高下不平於席非小人亦不枉謂之小人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

故云然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註且君子與小人固自有辨君子之人威儀棣棣然富而閑習物有其容不可指

數也傳小人便辟善柔無威儀耳與君子正相反此引君子以証小人也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箋云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慍者謂羣小慍仁人非仁人怒君又以不遇而慍稱己德備非仁人之量耳且與傳語意不協故易之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悄悄憂貌慍怒也註言已見怒于羣小人也時小人聚而非議仁人故

言羣疾同類相覲閔既多受侮不少傳閔病也疏覲自彼養同惡相長也傳閔病也疏覲自彼彼之稱言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我受小人侵侮亦不少也傳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傳靜此小人辟拊其心而手標然

曰居月諸胡迭而微註日君道月臣道居諸辭也微不明喻衛之君臣更迭而昏暗日月所以有不明者以浮雲蔽之君臣所以皆昏暗者以小人得志故以喻焉心之

憂矣如匪澣衣傳如衣之不去澣矣註言已心為之憂矣君澣則汗人之體小人而不去傳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則傷君之明此已所以憂傳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

翼而飛去註我雖欲退此小人小人難退不能如鳥然奮翼而飛去也言鳥見色而作小人不加鳥

栢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與也綠間色黃正色註是間色之
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與者喻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也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上曰衣下曰裳註綠不當為衣而
為衣兮間色之綠今為衣而在上喻上僭也正色之黃反為裳而在下喻下替也上綠衣黃裏
言夫人為所掩蔽而已此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未亡無也言可憂之事方來而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傳綠末也絲本也註此間色之綠其
始本是絲也乃女人之所治與者絲以喻妻妾女以喻莊公女治其絲使不繁亂猶人治其妻
妾使不失次序也故以喻焉此以治絲喻治家又一喻也必承上先言綠兮者由以綠為衣不整治之乃公之治絲
故以綠兮貫于上綠本是絲莊公不整治之乃公之過不責妾而責公不治末而治本故
傳云綠末絲本以本末曉人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使訖俾

過也註言我思古之人使妻妾有序
無過差也以今之多過故思念之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傳淒寒風也註絺精喻妻綌喻妾
淒風喻莊公也其宜猶妻妾遇乖
戾之夫失其所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得我之心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
室之處摻泥就之至九月陟蟄藏海濱坻岸或深山空木中戴嬌昔嫁衛生子為君今子賦無依將大歸故以比也
差池其羽者喻戴嬌將去有別離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之恨子賦國危之戚身不得寧傳

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婦人
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野者舒己憤盡已情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傳瞻
視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

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頡頡者喻戴媯去時上下有所顧戀上念

先君之業將墮下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傳將行也

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

傳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上下而有言語也燕燕者

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燕飛或上或下而鳴者喻戴媯顧念

重言之異方語非雙燕也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傳陳在衛南

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傳去不復返是使我心勞病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傳仲戴媯字也任大塞塞淵深也

處于深宮謂不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傳惠順也

柔順故禮遇不衰善謹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傳勗勉也

慎其身矣是其德大也先君為重思念之以故勉寡人稱寡人者自謂德薄不及戴媯戴媯已去矣復憶其平時之善臨去之言悲不忍離

深痛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

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常道也夫人與君如日月然相須者也日月代明以照臨下土則物皆相見君與夫人同德齊意以治其國家則

邪慝不作傷先君在時而已失位不乃如之人兮逝不古

能如月繼日之明照于四方故云然

處傳逝遠古故也箋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

人斥州吁可知箋云是人謂莊公莊公不宐稱乃如之人耳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三詩說

卷三

四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冒覆也註謂光所覆被在上故覆也乃如之人兮逝

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註其所以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傳盡婦道而不得報註報答也言已始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註盛謂望

日也日之始總出東方月有盈有闕昏時不皆在東方但望日之昏亦出東方光之盛如日始出明夫人之尊與君

同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德音聲良善也註州吁宐有胡德意之言及我今乃無善

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俾使也註由先君使然也又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註東方自出猶出自東方倒文以協韻父兮母兮畜我

不卒箋畜養卒終也註我我完也言完以莊公為父兮已為母兮而莊公畜養我完不以道是使之不終為君

謂寵州吁使奪之莊姜以完為已子則父母自宐指公與姜箋以斥莊公非毛義也胡能有定報我

不述傳述循也箋不述不循禮也註言先君所以答我不循于禮故我今無能止定其難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箋

猶止也

終風且暴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

休止而其間顧我則笑傳笑侮之也註視謔浪笑敖傳言

又有甚惡不敬註謔浪笑敖者不敬中心是悼箋悼者傷其如是然

之戲謔也言見情慢之甚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註大風揚塵土從上下則非特

暴疾而已同喻甚惡而此則更喻惡之大然肯來傳言時有順心也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

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註惠順也謂恭順也心恭順則不侮慢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莫往莫來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

故可以來也毛詩兌 卷三 五

母道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者由州吁無悠悠我思箋我
子道以來事已此道所以不能正之故
如是心悠悠然註言已不忘
州吁之惡悠悠然心思念之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傳陰而風曰曠箋有又也既竟日風
且復曠不見日光也

寤言不寐願言則寤傳
聞亂甚也註不日謂不見日光也
有曠者謂望其開霽而又陰曠

躑躑其陰傳如常陰
躑躑然

虺虺其雷傳暴若震雷之聲虺虺然
風此則常陰故直

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傳懷傷也註言我
云曠有風可知也

傷得則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

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傳鏜然擊鼓聲也使眾皆踊躍用兵
也箋此用兵謂治兵時註言州吁使

踊躍者怨之也眾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傳漕衛邑也箋此
人之情不踊躍也

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
其伐事註不竟言伐鄭而言平陳與宋者宋雖本欲伐鄭

但衛不告宋宋不遠伐又陳與鄭無仇耳怨衛主謀而成

此伐故言平陳于宋謂成此伐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傳憂
事告陳使從于宋與之俱行也

忡然箋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

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爰於也
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註居
處義同以路徑不一散言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傳山
木曰

林箋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于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註軍士之志欲死也生也勤苦也與子室家不相

離而成夫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偕俱也註言已執子之手欲相與扶持俱老室家

之義宐相扶持執手者示有志也序已志所以怨其上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

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言已得毛旨疏謂是軍伍相約數謂成其軍伍之數非毛義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註軍士不得遂其志故歎而傷之言于嗟乎我今從軍

勤苦汝不能相扶持兮恐不生還汝不得與我共生活兮傳訓契闊為勤苦則此闊亦為勤苦非乖闊耳又箋云軍

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以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為軍士相怨則非怨州吁與序違也

傳洵遠信極也註又歎言我今欲遠汝而去兮汝不得與我俱老信極其志兮怨州吁用兵暴亂致人室家離散不

得極其志也疏謂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不得終極乃州吁使然豈因軍士不相存救乎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箋興者以凱風喻寬仁

之母棘猶七子也註心本也木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傳天

以始生為本言吹彼棘木之本傳天貌劬勞病苦也箋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傳棘薪其成就者註南風吹彼棘木使得成薪興母氏養我七子皆得長

成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傳聖叡也箋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也

故母不安我室註母能養子成人是有叡知之德我七子中曾無一令善之人故欲去嫁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爰日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

潤之使浚民逸樂以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疏上章言母氏勞勞謂少長七

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

覲睨黃鳥載好其音

傳覲睨好貌箋覲睨以興顏色說也

不能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傳慰安也註無以安母心使不

如也親之過小尙可使回意也小弁怨者親之過大必不可使回意也後七子終令母還成其孝志美之故述其意而為

之辭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註雉雌雉相隨者也宣公不恤

國事志在婦人見婦人則往就之如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傳詒遺伊維阻難也註我君子安其朝不去今使從軍自遺此患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

註雄雉悅雌雉而鳴或飛而展矣君

子實勞我心

傳展誠也註誠矣君子之事君也君雖淫亂

勞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傳瞻視也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

然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註百謂百事也時軍旅數起故多事

德行使之然謂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忮害臧善也註人若以德而行則不忮

三言詩 卷三
害不貪求無所用而不善譏今用兵非伎則求不為人善也君之伎求乃大夫久役之由是以述而怨之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以不伎求為大夫之行意無指歸非毛義耳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箋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葉謂八月之時也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人恒食之至八月中苦不可食矣興者喻夷姜已為父妾夷姜

之不可干猶苦葉之不可食也宣公于夷姜其分已絕如行者至渡處遇深水其深由膝以上有限止矣而無舟楫

必不可深則厲淺則揭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也

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註宣公于夷姜期于必取如人遇深水則以為宜厲遇淺水

則以為宜揭不知自己論語引此包云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然則厲揭者欲渡者之意其事實不可

為也男女之際亦猶是無禮義則如渡水不以道將無以自濟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傳瀾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

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泆之志行註濟盈者欲以車濟此滿水也以喻夫人犯禮也雉鳴

鷺然喻夫人以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濡漬也由軌

辭色媚悅人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註不濡濡也渡處水滿乘車過之豈不濡其車之軌乎以車

濟水不由其道必漬喻夫人踰禮必辱也夫與公非其耦夫人之求公猶飛雉求走牡不由其道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

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傳迨及

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註及冰之未散謂正月以前也士猶用正禮娶妻宣公會士之不若故責之

招招舟子人涉叩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人涉叩否叩

毛詩兌 卷三

須我友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
 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故不渡耳夫人
 忘己所當從而隨人所誘會濟渡者之不如也責之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
 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
 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

室家成而繼嗣生註習習然之東風至則以是而陰以是
 而雨萬物由此化生以喻夫婦之道和則室家成繼嗣亦

由此而傳鼯勉同心不宐有怒也箋所以鼯勉者思與君子同心
 生也

怒者非夫傳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
 婦之宐

蓄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
 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

不可以顏色衰傳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莫無及與也夫婦
 棄其相與之禮
 與女長相與處至
 死顏色斯須之有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疏言相與行
 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

心中猶有乖離傳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箋邇近
 之志不忍即別

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誰謂茶苦其甘如薺傳茶苦菜也箋
 裁於門內無恩之甚

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傳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傳宴安也疏
 茶比方之茶則甘如薺

得新昏故又言安愛汝傳新昏故謂已
 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涇水以有
 涇故見其濁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

惡也湜湜持正貌小渚曰沚己之持正守初如傳宴爾新昏
 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

不我屑以

傳屑潔也箋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
 家註潔飾也已色雖衰潔飾之猶可以事君子

故云 母逝我梁母發我笱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

然 央承之以笱所以捕魚也捕魚之設笱猶治家之設法已

前治家立有法度今雖棄去可仍用之不宜遽改若改易

之是之我梁而發我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閱容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傳舟船也

浮行也又追說已前理家事度于禮義量其可否如人之

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或編木以渡或乘船而過如就其淺

矣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隨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傳

謂富也亡謂貧也註有財則富無財則貧君子先時貧今

時富貧富易慮已則何富何貧惟勉力求盡婦道而已言

不以今富而改節箋云有求多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

亡求有以此婦求富非毛旨也 盡力也註凡人喪事鄰里必盡力往救之謂營護

喪事若有賄贈也傷已見怒于君子無勸解之者故言此

不我能愔反以我為讎傳愔養也言與君子相養以生

怒我謂我與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傳阻難也既盡也德

君子為讎敵 善不以白君子言我之善君子不知亦人盡阻

難之故如賣物用此而不售售賣物出手也 昔育恐育

鞫及爾顛覆傳育長鞫窮也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

衆事難易 既生既育比于于毒箋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

無所辟 既長老矣其視我如 毒螫言惡已甚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傳旨美御禦也蓄聚美 宴爾新昏

以我御窮箋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 有洗有潰既詒我

肄傳洗洗武也潰潰怒也箋詒遺也君子洗洗然潰潰不

念昔者伊余來暨傳暨息也箋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傳式用也註黎侯為狄所逐寄寓于衛

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也傳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傳微

君何不且歸別圖復國乎傳中露衛邑也註衛不救我乃心中無我君之故我君

臣何為乎久處于此述其臣勸君之辭所以刺衛也傳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

註躬身也言是無君之身也衛以中露泥中處黎侯其臣散處二邑故重章以見意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

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箋衛康叔之封

者時為州伯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與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

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註旄丘前高後下葛隰草生於下

處蔓延于上故言旄丘之葛兮非丘上生葛也諸侯以國

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節之間長闊故得異葛延蔓而相

連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故問葛何以闊其節所以深

責衛伯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疏又責

伯也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必以

箋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

不行仁義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

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箋刺衛諸臣形貌蒙戎

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叔兮伯兮靡

所與同

傳無救患恤同也註我與汝同盟汝不救我諸臣乎無所與同盟之諛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疏言瑣兮而

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鳥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典衛之諸臣苟且為樂不圖納我終必微弱也叔

兮伯兮褒如充耳

傳褒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褒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註傳云褒然有

訓如為然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

者也

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千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

疏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註謂之萬者武王以萬人

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公羊傳曰萬者何千舞也他樂不用千惟萬用之故以萬為千舞實則千羽並用故傳云以千羽為萬舞下言

秉翟以羽可知也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疏至於日

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為舞事以教之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

其徧碩人僕僕公庭萬舞

傳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

庭註言貌僕僕然者愛碩人也君不知其賢視其容貌當知之矣四方遠乃親在宗廟公庭君親見之而仍不知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傳組織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

遠也註此大德之人若用之御亂此人有力如虎然若以之治民其政理比擬之如御馬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

彼又如織組者總紕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傳籥六孔翟翟於此而成文於彼也

廟時親為舞事也上萬舞謂千舞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輝胞翟闔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

過一散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

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山有榛隰有苓

傳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榛也苓云也生各得其所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

誰之思西方美人

註我因碩人而有所思我云誰之思乎思昔日周室盛時賢人衆多用之皆得

其宐周在衛西故稱西方美人賢人也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傳乃宐在王室箋彼美人

謂碩人也註所以思及西方之美人者以彼德大之賢人似昔先王之臣宐在西方為王官也直可以承事王者而

衛不用故刺之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是詩以自見也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

傳興也泉水始出瑟然流也淇水名也註衛女思歸于衛言彼瑟然而流

之泉水亦流入于衛國之淇亦已也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箋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

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

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傳變好貌諸姬同姓

之女聊願也疏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

傳沛地名祖而舍輒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註沛也

禰也衛郊邑也禰近沛稍遠餞之者即諸姑與伯姊也言已前嫁時欲出宿于沛先與姑姊等飲餞于禰重其情故

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傳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

也姑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傳干言所適國郊也註云是所適國之郊則非衛地上餞是實事此餞是

設言矣言已若得歸所適國之親當亦送行已欲出宿先與之飲酒也餞訖而後出宿今文在上者示行不畱於是

載脂載牽還車言邁傳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註載之為言則也則欲脂其車則欲設其牽為我還車我邁臻于衛不瑕有害註邁疾臻至瑕遠也註我欲遂行于禮義而有害人之行耳極言此者所以見志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註已思與姑姊同產于衛今不得復之衛猶肥泉之所出同所歸異也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傳須漕衛邑以此之故而為之長歎也註須與漕諸姑伯姊所處之邑也思之心悠悠然傳寫除也註今也思之出遊以除我之憂思耳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自從也興者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

為之憂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

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箋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註已焉哉言無可奈何也我之困苦君實為之以語于人亦何益哉凡謂之毛皆為以言語謂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傳適之埤厚也註王事箋云謂國有王命役使之事也以諉之

我政事謂己國力役之事一以諉我此事畢註王事箋云謂又以此他事埤厚增益於我言己又遇勞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傳謫責也註室人家中人父母兄弟皆是箋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

已去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註外人既不足語家人也註外無可語困之至也是士不得志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遺加也註王事亦役而役故厚也加猶益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註摧沮者謂沮其仕衛沮而不去忠也

已焉哉

三言詩 卷三 天寶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註自上而下曰雨風雪並喻君虐言君行

威虐病害百姓如北風之寒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傳惠愛行道也

註民既被虐與君不親故相約云若他國有仁愛之君愛好我民者我與爾攜手同道而歸之欲去衛也傳訓下同

歸為歸有德則此惠愛當謂君之惠愛箋謂同去者性仁愛非毛旨耳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傳虛虛也亟急也箋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疏

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以為寬仁邪徐字異音

同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傳喈疾貌霏甚貌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傳歸有德

也註性惠愛而愛好我即是有德之君同往歸之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註狐之色皆赤烏之色皆黑以喻衛之臣皆惡也

無赤而匪狐無黑而匪烏喻衛之臣皆為惡莫能別其非惡者也狐烏止喻臣耳箋以同喻君臣于義未安故易之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傳攜手就車註謂同就車也首言其同行中言同歸末言同車互文

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註經言說憚女美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是舉古之人君好德如好色以反刺今衛君棄德說色為無道故序兼云衛君無道也箋止言刺夫人不及刺

衛君失之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

以言高而不可踰註詩人以夫人非貞靜之女不能待禮

而動故言有靜女其美色妹然以禮自防如待我君子于

城之隅高愛而不見搔首踟蹰傳言志往而行正謂愛之而不

往見註言此女以禮自持君雖愛之而不往見君但搔

其首踟蹰然踟蹰行不進也不彊見之亦見君之有道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

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如羣妾以

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

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

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彤管筆赤管也註以彤管

記事之法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

遺我君史以赤心正妃妾之次序也註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古

人君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以時衛君不說德故刺之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

田之所歸我以荑此荑始生柔白信美矣終而為茅且可

以供用異於眾草喻古者女在父母家使媒氏達之此女

始則貞靜而有色信美矣終為夫人且其有法度異于眾女

今宣公不以正道娶夫人夫人既無貞靜之德宣公又失

君人之道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傳非為其徒說美色而

是以刺之註古者后夫人賢而且美君則非徒說此女之為美而已

言不為美色而說之美好此夫人之能貽我以法則謂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

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傳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絜汙

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于河水瀾瀾然盛處欲
 以要齊女也公行汙穢會不思水所以絜汙穢
 簾條不鮮傳燕安婉順也簾條不能俯者註本齊女之來
 欲與伋相燕安修婦道而行婉順今乃得此簾
 條之行不少者之宣公言不
 少者公前烝父妾己有大惡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註上言臺
 之狀此言臺之體臺高峻有洒然河

水滿如平地浼浼然燕婉之求簾條不殄傳殄絕也註不絕者謂公
 地浼浼然又納子婦行惡不止常然

婉順乃婦人之行齊女求得如此箋云燕婉之人謂
 伋伋孤臣孽子何能燕安為夫之義不當婉順耳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也註齊女應伋之
 求以禮而來嫁娶者之以禮猶捕魚

者之設網今不得伋而得宣公如魚網之張設而
 鳥麗之然鴻性好居澤中故有麗于魚網之喻

求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註人有惡疾猶有惡行也
 宣公淫子婦為大惡俯仰不可對人如有不

能俯不能仰之疾故以喻箋云簾條
 口柔戚施面柔以為非疾名是異毛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汲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
 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女
 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

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
 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

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
 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註薄集礙

止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註
 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每我國人思此二子則中心養養

然憂國家禍難未知何時得定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逝往也註舟遂往也始雖迅疾猶
 有形影可見繼則不見其影矣故但

言汎汎然其往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
 而已語之次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註傷其有害而不遠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毛詩說卷三

男培校字

毛詩說卷四

平湖孫燾學

鄘風

栢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其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疏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

傳興也中河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髮彼

兩髦實維我儀

傳髦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兩髦之人謂其伯也實是我

之匹故我不嫁也

之死矢靡它

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

母也天只不

諒人只

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

註側謂左右也舟在河左右亦是其常處

髮彼兩髦實

維我特

傳特匹也註稱兩髦者斥其生時

之死矢靡慝

傳慝邪也註婦人義夫死不嫁正

毛詩說

卷四

也有嫁志則邪矣故其姜言我至死無邪
念也云至死者是豫為來約自誓之辭
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註父母何不諒
人之心只辭也

栢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

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

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註欲去蒺藜則傷于牆牆所以防非常不可傷也以興欲誅公子頑與宣姜則違于禮禮所以制一國不可違也頑與宣姜淫亂誅之是殺其母與兄違害禮教無可奈何深疾之辭
中葍之言不可道也
傳中葍內葍也箋內葍之言謂官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註雖不可誅但頑與夫人宮中葍成之語不可使外人道之也云不可者疾之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傳於

君醜也註若以所葍成者可道也言之君以為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

傳襄除也

中葍之言不可詳也

傳詳審也註謂不可使詳

審而所知也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傳長惡長也註人言之則君之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

傳束而去之

中葍之言不可讀也

傳讀抽也箋抽猶出

也疏抽出者宣露之義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傳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

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箋人君小君也疏偕老者謂君

子雖死志行不變與俱至於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

箝衡箝也珈箝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珈之言加也
註箝者箝也所以繫持髮以玉加于箝為飾其數有六盛
 也至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傳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
 不潤註憎伋而害之是不如山之有容壽亦
 由此死是如河之潤物皆對今而發也象服是宐傳
 服尊者所以為飾註羽飾之于衣象畫
 之于服有其德故有其飾是為得宐
 何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註是子而
 不善之此言如之何而可出云言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禴翟闕翟羽飾衣也註
 言玼兮而鮮盛者其所服羽飾之翟
 衣也德傳鬢髮如雲不屑鬣也傳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
 稱其服傳髮如雲不屑鬣也傳髮如雲不屑鬣也
 用髮傳玉之瑱也象之掃也傳瑱塞耳也掃
 為善傳揚且之皙也傳揚且之皙也傳揚且之皙也

眉上廣皙白皙疏又其眉上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
 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皙傳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
 之如天審諦如帝註言古小君人尊敬之如天帝何由而
 然也由其瑱實如天瑱實者謂有專一之德由其審諦如

帝審諦猶安諦言端莊也刺
 今夫人不貞專不端莊也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緹袿也傳禮有展衣者
 覆也緜之靡者為縹是當暑袿延之服也
 疏繼袿者去熱之名袿延是熱之氣也子之清揚揚且

之顏也傳清視清明也揚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展誠
 廣揚而顏角豐滿傳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展誠
 為媛註能誠心以事君子與之偕老
 如此人則一國之中皆以為美女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箋於何
 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

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註以欲取人菜與麥喻欲竊
 人妻與妾也衛國淫亂男女相奔誘無禁止之者猶沫鄉

之東北遼闊所產食物無人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傳姜姓也言世
 守望任人采取之故以喻焉
 族在位有是惡行註非特民間為然即世族在位亦有惡
 行故淫亂之人云我何人之思我所思者乃美好之孟姜
 矣姜也弋也庸也皆
 世族妻妾之姓也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註此孟姜本期
 約我於桑中相會我之桑中孟姜已先在上宮乃

要見我乎上宮歡會畢又遠送我至平淇水
 之上矣淫奔如是上之化也故舉以刺之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註麥者食之正菜者食之助食云誰

之思美孟弋矣傳弋姓也註姜弋庸俱言孟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註淫者不止一人與之淫

者桑中幽遠淫奔所宜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箋葑蔓菁註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傳庸

也姓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註桑中上
宮在衛沫
邑東北淇水經焉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傳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註奔奔然

者鬪也鶉有常匹他鶉欲亂之則與

之鬪奔奔然疆疆然者剛也鶉亦有常匹恐其匹之見淫

于他鶉則嚴爲之防疆疆然宣姜之行不若鶉鶉故以刺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註人之行

爲兄也惡之詩并惡頑
序獨云刺宣姜者舉重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傳君國小君註
此人之不善謂
 宣姜也我君以其爲國之小君無奈何惡其辱
 及君疏謂此二句責公不防閑序無其義耳

毛詩說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

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

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作詩時楚丘之宮室已成故言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

也 註經止言度日以知東西不道南北故傳言南視定北

準極明南北亦有所取正但文不備耳作于楚室猶作于楚宮也重言之者美營建得其時制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註宮室之旁餘地則爰伐琴瑟

於也於是伐之以為琴瑟言之者說之也榛栗梓漆之用不言文不得備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傳虛漕虛也楚

山大山京高丘也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

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

後建國焉慎之至也註與降觀于桑

地勢於是而知之也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楚丘低下故云降觀

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

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

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兆吉也終如其言信乎居之而善以卜時為始故以今作詩時為終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傳零落也倌人

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 註欲往勸農零雨未能往為我早

駕俟雨止而星見即往說舍也桑田田邊有桑者時止舍

於其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秉心塞淵傳秉操也塞瘞瘞幽也淵深也

聞獨見如建國一事始人未知楚正之可居文公先知之

是其幽也務農樹木預為後日殷富之地是其深也操心

幽深故非駮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駮駮馬與牝馬也

徒庸君乃有三千此喜說之辭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

齒也箋不齒者不與相長稚疏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傳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

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註天一氣則

成虹虹者陰陽之交映日而見朝于西而暮于東言在東

者此淫過所致在暮則見戒尤為著明也此謂孟冬以後

孟冬虹藏不見不藏是婦不貞專而氣盛也故為天戒若

未至孟冬當有虹耳淫女言誰視之者恥之甚不欲見其面

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傳躋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註陰陽和

則雨故以雨喻女子之嫁也西方早雲為雨之候故言雲

朝升于西侯人傳曰躋升雲也此訓躋為虹非毛旨耳

父母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行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懷思也

淫奔之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淫奔之女大

過惡大命惡之也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

之者以其無儀也謂之人而乃無儀乎儀義也無禮義而居尊位猶鼠無廉恥而在高處故以比之傳以為聞昧之行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註為人而無儀與鼠無異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

傳止所止息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

俟

傳俟待也註人而無止死將至矣雖欲不死何能久

待耶首章刺其無儀末章刺其無禮則此無所止息謂無禮義可知禮義者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傳體也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遄速也

得不速死知必速死者人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無禮無義則不能久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傳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

官邑郊外曰野疏言建子子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也註舉其旄表其邑詠歌依違所以致其愛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

意也四馬也註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此馬騁於彼御馬以喻治民也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

遠也其忠告至矣哉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傳姝順貌畀子也註內順于道而外見于色故其色之美姝然大夫稱子復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傳鳥隼曰旟下邑曰都註大夫之旟以進士眾故名旟旗眾也都為下邑城是都城即郊外食邑之所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

以素絲而組也驂馬五轡疏大夫以上駕四馬兩服兩驂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舐唯執其外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註素絲組之組之織之者

素絲組之祝織也謂方施眾采于素絲故曰素絲祝之若然則紕者雜眾采總之未織也組者已織之成文織者加以

紕猶錯也錯五采總之于此使成文于彼素絲之上故曰素絲組之祝織也謂方施眾采于素絲故曰素絲祝之若然則紕者雜眾采總之未織也組者已織之成文織者加以

采五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旟在浚之城傳析羽為旟城都城也註旟牛尾旟五采羽皆著于干之首干旟干旟一

也總是大夫之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傳祝織也四馬六詩分析言之耳

更益一轡故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旟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

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衛侯戴公國以弔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夫

言衛侯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漕

至于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漕

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漕

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漕

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漕

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漕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

爾不臧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箋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傳濟止也註不視爾不臧我思不閱

傳閱閉也註故我思不能閉止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傳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升至偏高之正采其蟲者將以療疾註國之有

難猶人之有疾升彼阿丘我欲采其蟲草以療之興者阿

丘偏高喻疆大之國也得其力足以解難也舉蟲者蟲山

草又以別名貝母故舉之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

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夫人既傷許之小力不能救安

望得其力助乎且阿丘偏傳行道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已女子

高許小國不足以當之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有善道故思歸耳許人以爲義不得傳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有此道但己亦有道正未可尤也傳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爲過禮而尤之許人雖衆皆幼穉無識故乏救衛之策又

且狂狷惟守傳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一傳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註

麥之盛長麥五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註

穀之先見者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註

亦思諸侯之中與衛睦者誰可因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註

之以通又誰肯自以其師旅來至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註

大夫及凡有位之君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註

子無以我爲有過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註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註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男埭校字

毛詩說卷四

毛詩說

卷四

九

毛詩說卷五

平湖孫熹學

衛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傳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

之餘烈註視彼淇之隈曲處王芻也篇竹也猗猗然美盛淇奧之有微草猶武公之有功業功業所以盛如此者由武公德盛之所致微草所以盛如此者由致故以喻也意主武公故於淇奧言彼必舉綠與竹與者此二草好生水邊厓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匪

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疏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修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

毛詩說

卷五

十一

瑟兮僊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貌僊寬大也赫有明也

君子終不可諉兮傳諉忘也註民稱之終不可以忘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註青青猶猗猗也猗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

皮弁所以會髮疏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為之傳瑟兮僊兮赫

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註瑟者外貌莊嚴僊者內

大學云傳心寬大內雖寬外實嚴故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傳簣積也註言其茂盛如積聚然衛

有功烈如綠竹之傳康叔是有功烈之祖武公繼之亦

相積聚故以喻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傳鍊而精

圭璧性有質箋圭璧亦琢傳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傳寬能容

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

重較卿士之車疏性寬傳寬緩宏大

容而情綽緩猗依也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傳寬緩宏大

為虐矣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註

戲謔不敬易以虐侮人善乎武公雖則戲謔兮而不為苛

虐之行兮由其以禮自防故能然孔子曰吾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疏王肅

者以大人寬博之德註成樂者此賢者在先公時進用任

事不能無憂今則憂釋故成其樂也退在山澗之間不以

君不知而悒悒以大獨寐寤言永矢弗諉疏王述毛云故

人之德寬博故也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宏而

考槃在阿碩人之藹傳曲陵曰阿藹寬大貌乃賢者所居之地也註澗阿與陸

地旁有山夾水之澗又有曲陵之阿故三章分析言之見其遜在荒野與莊公遠也獨寐寤歌永矢

弗過疏王述毛云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言獨寐惜賢者窮處莊公不與之相親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

處知今當處是碩人之己進乎道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宿謂宿昔必則古

昔誓不敢忘而無所告語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

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傳頤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

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

文之太著註碩人大德之人謂莊姜也其貌頤然而長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註乃是齊侯之子東宮之妹邢侯之

姨譚公維私傳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

既美兄弟皆正大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傳如荑之新領如蝤蛴齒如瓠犀傳

頸也蝤蛴蝸蟲也瓠犀瓠瓣註頸白而長螭首蛾眉傳螭

如木中蝤蛴之蟲齒白而整如瓠中之子螭首蛾眉首類

廣而方註巧笑倩兮傳倩好美目盼兮傳盼目黑白分

蠶眉細長口輔

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傳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碩人之來

也道里之長敖敖然止舍于衛之近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

郊謂婚之前一夕上頤既為形之長

四牡有驕朱幘鑣鑣

翟芾以朝

傳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

也註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言盛也其大夫

夙退無使君勞

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

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註河水盛大

言齊據河地廣大

施罝滅滅鱸發發葭揭揭

傳罝魚

也河在齊之西界

盛貌葭蘆莖也揭揭長也

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竭武壯貌箋庶姜謂姪娣此章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

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

夏賣絲疏此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

天下之民言之言民之顏色蚩蚩然敦厚抱布而來云當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箋匪非即就也此民

己所以悅之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傳丘一成為頓丘箋子者

為室家也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為會期疏既來

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註頓丘者男女之

所聚故于此訂會期也爾雅頓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箋良善也非我欲以過子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傳將

乘彼墉垣以望復關

傳墉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前既與民以秋為期至故登毀垣鄉其

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

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悔箋用心專者怨必深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喜之甚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箋爾女筮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財遷徙也箋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傳桑女功之所起沃沃若猶沃沃然

以喻得意桑無色以自喻者桑女功之所起欲言已志在乎女功之事不事容飾

于嗟鳩兮無食

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傳鳩鴝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

禮義註鴝鳩即鴝鳩飛不能遠以春朝鳴其聲連屬故亦謂之鴝嘲言多聲也追悔少時非禮而耽樂如鴝嘲之多

聲故舉以喻焉鴝鳩嗜桑甚之甘傷其性而不能鳴猶女子以樂士之情違于禮而莫可悔故于嗟乎嘆而傷之也箋云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毛無其義耳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士即以此女傷禮義而以為不可愛說也此見棄而嘆傷之辭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傳隕墜也疏王述毛云言其色黃而隕墜也註葉黃而隕喻已困而不得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疏王述毛云婦人不慎其行至於志也

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註三歲之後漸見疏薄已不得志如飢之欲食而貧乏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傳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

然盛人所難也乃以車涉之致漬其車之帷裳猶已前犯禮而行傷于節義以致見薄也追悔之而云然

不爽士貳其行

傳爽差也註又怨此男子言已女子也猶一心于汝而不差貳汝男子當有士行何

乃貳其行乎言始而誘乃終乃棄之是貳也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極中也註又責男子汝

我德二三德與行一也分言以協句耳三歲為婦靡室勞矣箋靡無也無居室之勞夙興夜寐靡

有朝矣箋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箋

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兄弟不知啞其笑矣傳啞

笑之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靜言思之

躬自悼矣傳悼傷也箋靜安躬身也我安思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淇則有

岸隰則有泮傳泮坡也疏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

言淇隰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傳總角結髮也宴

且然箋我為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宴不
宴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且且耳言其懇惻欵誠
思其反箋反復也今老而使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已

謂此不可奈何疏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興也籊籊長而般也釣以得魚如

而般者此竹竿也以之釣于淇魚之在水必待釣而後得

喻婦人之與君子為室家必待禮以成也釣以得魚是善

取魚故於竹竿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我豈不思與君子

言籊籊然美之已已無由致此道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小

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為左右而已亦以喻己不見答疏女
 淇水與泉源左右不相入猶君子與己異處不相親
 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
 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傳瑳巧笑貌儺
 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註巧笑之瑳
 然佩玉之儺然言能以禮也婦人美其容與儀以事君子
 也禮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傳悠悠流貌檜楫松舟身楫所以擢
 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

得禮而備箋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註楫所以擢舟相
 配也婦所以輔夫亦相配也楫之配舟必得水而行婦之
 配夫須得禮而備觀淇水之流悠悠然檜楫輔松舟行于
 水上而已獨不得夫婦之禮是以傷之上以淇水喻夫此
 以淇水喻禮一物
 兩喻詩之常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思鄉衛之
 見答其除此
 憂維有歸耳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傳與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註芄
 出潤也性微溫食之甜脆馨為茹滑美是其良舉以與者

喻人君之德當虛己接物如芄蘭之柔潤又當以禮行政
 如芄蘭之
 童子佩觿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
 溫良也
 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

君故成其德人君當有文德以治事也
 雖則佩觿能不

我知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註今惠公驕慢人雖則
 我之才能無所知也是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容儀可觀

其德不如芄蘭之柔潤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容儀可觀

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註又其為政不知以禮徒善其
 外飾使容貌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是不

如芄蘭之
 溫良也

芄蘭之葉

箋葉猶支也註葉亦柔潤而溫良與支無異

童子佩鞶

傳鞶珞也能射御則佩鞶

註佩鞶者人君當有武德以御亂也

雖則佩鞶能不我甲

傳甲狎也註才能不自謂我不狎習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註此二者是儀也非禮也惡其有儀而無禮故云然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傳杭渡也註宋桓公夫人出歸于衛思念其子不能自止言我望子之來

而不來豈以有河水之隔與但誰謂河水廣至狹也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何以宐來而不來衛都朝歌在河北

宋都睢陽在河南自宋之衛必涉河葦大葦也一葦一束葦浮之水上若桴楫然

誰謂宋遠跂予

望之

註又豈以路途之遠與但誰謂宋之遠至近也我跂足而可以望見之何以待之久而不來跂舉踵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註會猶乃也刀小船不容刀者謂河之狹處泊船衆多船雖小似不足以

容之以見河水非廣或謂河不容一小船誤矣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註從旦至食時為終朝乃不終朝可至近也子而念母當來即為太子不得來亦宐時有問遺乃久不至是以思而不止此夫人作詩之義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傳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註時王有征伐之事我君子為衛州伯之

官兮其容貌朅然而武兮乃邦之特立之士兮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傳及長丈二而無刃註衛

以師從王伯也乃執其殳在車之右為王之先導此追道其出時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註從伯往東後我髮不梳如飛亂之蓬草蓬蒿屬

草之不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傳適主也註膏所以膏首面沐濯髮也沐用潘潘米汁非

三言詩
無膏與沐然誰
主為容飾乎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傳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人言其雨其雨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註言已望伯歸而久不歸猶早望雨而終不雨陰陽和則雨夫來歸則成室家之道故以喻也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傳甘心厭也疏願每也每我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註師出諼草我植之北堂傳時服之以忘憂乎願言思伯使我心痠傳痠病也註每我病為之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傳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疏得其所以與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傳無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註詩人言我心為之憂矣憂是子之無裳裳之配衣猶妻之配夫無裳喻無妻也傳以之子之義兼有男女故於此總釋之詩則首言男之無家次言女之無室先分言之然後末總言男女之無室家也三章之子義各殊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傳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傳帶申束衣註上以裳對衣衣貴裳賤則衣喻夫此以衣對帶衣之見束于帶猶婦之見束于夫則衣又喻婦一事而兩喻之是詩人之善喻也若拘上義以帶喻婦夫反見束于婦非其義耳又憂者憂國箋以婦人寡而憂非毛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傳言無室家若帶俱謂之服此總喻男女也男女無室家無所容處猶其無衣服四支不被何以不效古凶荒殺禮而多昏使各有

妃耦乎述己之憂
思所以刺時君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
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疏下木桃木

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箋匪

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己國之恩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傳瓊瑤美石註瓜桃李皆言木者詩緝云瓜有瓜瓞桃有羊桃

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加木以別之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傳瓊玖玉名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孔傳

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註以果實遺人人以美玉石答之猶以為未足答是齊桓德大而苞苴之禮行也故孔子云然

木瓜三章章四句

男埴校字

毛詩說卷六

平湖孫燾學

王風

黍離閔宗周也

註宗周鎬京也謂之宗周者武王定都于鎬為天下宗本其閔傷之大故云宗

周下君子陽陽等篇但傷時衰則直云閔周而已以時不復為天下宗不得稱宗也周大夫行役

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

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傳彼彼宗廟宮室箋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

稷則尚苗疏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

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知我者謂

我心憂

箋知我者知我之情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箋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昊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

下則稱昊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

蒼天註蒼天喻文武君猶天也文武去今久遠據遠視之稱蒼天言悠悠然蒼天宗廟宮室之美毀壞至此此何人之咎哉恨幽王君臣隳文武業毛公說詩凡遇皇天昊天

旻天上天俱有喻義故于此總釋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疏詩人以黍秀時

至稷則尙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

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

傳憂傷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求為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

註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文中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

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註連言彼者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為禾黍也行

邁靡靡中心如噎

傳噎憂不能息也疏噎者咽喉蔽塞之名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

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箋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

思之甚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傳鑿墻而棲曰埘箋雞之將棲日則夕矣

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

思箋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傳佻會也箋行役反無雞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

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傳雞棲于桀為桀括至也君子于役苟無

飢渴箋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註述已之憂所以風其上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

已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君子陽陽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傳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

房中之樂箋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疏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畢適小寢釋服天子之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有左右房

作樂于左右房中謂之房中之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其樂只且箋君子遭亂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

君子陶陶傳陶陶和樂貌註以無所用心於君國之事故陶陶然和樂在樂官之位左執翾右

招我由敖傳翾翾也翳也箋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敖燕舞之位註小寢燕息之所亦有舞位招我用之

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

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興也揚激揚也註不流流也興者薪家之所需乃為水流漂非宜喻民國之

所賴乃為政轉徙亦非宜以平王不撫彼其之子不與我

戍申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註是子其懷哉懷

哉曷月子還歸哉註懷思也思家也離家已久未知何月得還歸思之甚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楚木也註楚叢木析而束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甫傳甫諸姜也疏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

也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註薪亦用草草枯取而束之以為薪為激揚之水所流漂則濕不可

用此傳簡畧興義不明疏以揚水能流漂束薪與王尊能施澤下民但薪取其乾不宜浸漬于水水能潤澤不當施

之于薪耳序云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母家則揚水喻王政束薪喻下民流漂束薪喻使之遠戍也大東亦以泉水之

浸獲薪與暴政之困民人故易之又激揚者謂水急激而飛揚取波流湍疾之意未分美惡故施於束薪則病其漂

流行於石上又洗去垢穢各有取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也必言水激揚者喻君令之嚴急

傳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

爾

中谷有蕓暵其乾矣傳興也蕓離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箋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

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於谷中得水則病將死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傳

別也註因凶年之故夫棄其婦有女見棄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傳艱亦難也註我嘒然其嘆傷矣者因遭遇今

之艱難矣傳艱亦難也註我嘒然其嘆傷矣者因遭遇今

中谷有蕓暵其修矣傳修且乾也註傳以暵為菸菸臭也謂死而臭也離之遇水始則本根傷

於濕而臭繼則漸枯瘁其且乾矣久則死而乾燥也乾謂枝葉濕謂本根枝葉之乾由于根本之濕所謂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也疏不分根本與枝葉嫌乾與濕自相悖故足之又疊言暵者欲見其本之既傷故枝葉之乾濕改易

而不變有女仳離條其獻矣傳條條然也註傷感故獻

江有汜云
其嘯也歌
條其猷矣
遇人之不淑矣
以善道相與矣淑善也室家相棄是其不善

中谷有蕓
暎其濕矣
傳離遇水則濕疏蕓之傷於水始則濕中則修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

衰稍而薄
久而甚甚
乃至於相棄
婦既見棄
先舉其重
有
女此離
啜其泣矣
傳啜泣貌也
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
註室

至相棄已嗟傷今人之及於此凶歲矣箋以及為與云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意無指歸案之序義隔膜非毛旨也

中谷有蕓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註言有兔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于羅網之中而急與者喻桓王用心不均

一故為政有緩有急凡諸侯之狡猾者則寬縱之耿介者則躁蹙之也雉者聽察先聞雷聲猶諸侯之奉法順令者免謾訑善逃猶其放命

我生之初尚無為
傳尚無成人為也箋尚庶幾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吣
傳

有兔爰爰雉離于孕
傳孕覆也
我生之初尚無造
傳造為也
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
傳罝罝也疏罝謂之罝今之翻
我生

之初尚無庸
傳庸用也註庶幾乎無所用我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箋百凶者王構

毛詩說

怨連禍 尙寐無聰傳聰聞也註庶幾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箋九族者據已上至

高祖下及元孫之親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傳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

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澤以生長其子孫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傳兄弟

道已相遠矣註終已也王不如河厓則已遠于兄弟之道矣豈我謂他人為己父乎何不念父恩 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註王實以我謂他人為己父所以亦無顧眷我之意亦亦他人他人疏遠自不顧眷兄弟

至親而亦莫顧言其遠于兄弟之道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傳涘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傳王又無母恩註豈

我謂他人為母乎何又不念母恩也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箋有識有也註謂亦莫我識有言心中無我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傳漘水隈也註隈阪也伐檀傳訓漘為厓則知此水隈猶是厓耳終

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箋不與我相聞命也註謂

我以他人為兄故無兄恩凡事亦不告我使聞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

懼於讒矣箋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出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傳蕭所以共祭祀箋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疏

年有四時時皆三月言三秋取韻耳設言三春三夏義亦同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傳艾所以療疾箋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疏積

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不由事大憂深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斐

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斐也

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斐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

思畏子不敢

傳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

大車

傳大車大夫之政終不敢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

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註下已言不奔故此但言不敢顧下為義也

大車

傳大車大夫之政終不敢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

大車

傳大車大夫之政終不敢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

大車

傳大車大夫之政終不敢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

大車

傳大車大夫之政終不敢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

大車

傳大車大夫之政終不敢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傳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

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箋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

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堯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疏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今觀其業而思之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註我思彼留氏之子嗟將來其或復來此乎但其人施施然難進恐不復來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傳子國子嗟父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傳子國復來我乃得食註其復來此我乃庶幾得食言其長于治理來則民足衣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註丘中之地盡有可食之木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傳玖石次王者言能遺我美寶註遺以美道故今思之特甚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男埭校字

毛詩說卷六

毛詩說卷七

平湖孫燾學

鄭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註在位稱職是武公授以采祿是王朝之善善能善善則事有功故云以明有國善善之功孔子曰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傳緇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

士之位焉註武公繼父桓公入為王卿士服緇衣以聽政德稱其服甚為宜好兮此衣既敝我王朝又更為新服以賜之兮世居其位人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傳適以為宜有德使然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傳適舍粢養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註子謂武公諸侯入為大夫稱子春秋劉子單子是也言武公適子卿士之

館舍兮自朝而還我王朝又授以采邑為子武公之祭食
也詩述周人之意故稱王
朝為子稱武公為子矣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傳好猶宜也適子之館兮還

子授子之祭兮箋卿士所之之館在采地之都疏言適子之館

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祭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

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

緇衣之蓆兮敝子又改作兮傳蓆大也箋作為也疏適子

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疏今河北人呼食為祭謂餐食

采祿解其授祭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註不能奪

與段是不勝其母也段之請本失弟道公宜制而不與

不與之被人譏議於事為小當忍之今於小不能忍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

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疏里者民之所居無踰我里

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墻註居旁間地固宜樹之杞木人

謂我無得逆母命而不與公既不聽祭仲之諫故以此意

反請于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註言京邑我所愛也但母欲

祭仲復愛者畏我諸父諸母以我為逆母命薄親弟父仲可懷

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註仲之所言為國計可思念也以

懼也請仲子熟計之公之不忍于小如此故述其言以刺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傳牆垣也桑木之眾也

樹以桑也墻下桑多叔段地大人眾故以喻之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傳諸兄公族

長幼皆謂段宜處京國人亦然故公疑惑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傳園所以樹木也檀疆

以喻段為疆朝也首章舉杞亦喻段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傳豈敢愛之者不敢愛

段而不誅段是弟豈容不愛耶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

說而歸之

註刺其成段之亂也繕甲治兵所宜禁者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

傳叔大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疏巷是里內之塗道

豈無居人

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疏時

復居人豈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仁德

叔于狩巷無飲酒

傳冬獵曰狩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

美且好

註好謂與人好也

叔適野

箋適之也郊外曰野言田言狩言適野互也

無服馬

箋服馬猶乘馬也

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註武謂剛武詩

皆說而歸之辭也莊公弗制使然故陳以刺公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亦
刺其成段之亂也不教訓之反尊異之同往田獵

大叔于田乘乘馬傳叔之從公田也註此言從公往田故

田故不加太也駕四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

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傳叔在藪火烈具舉傳藪澤禽之府

箋列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疏言檀裊暴虎獻于公所傳

火有行列俱時舉之此為宵田疏子將叔無狂戒其傷女

公所進于君也註此言叔之好勇也傳狂習也疏公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

其必傷汝矣註此二句公愛段之言述之以見段之寵也

叔于田乘乘黃傳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兩服中央

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疏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

疏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

相次傳叔在藪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疏言叔善射忌又良

序也傳忌辭也箋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驂馬曰磬止馬

御忌傳良亦善也疏抑者此叔能磬以驂馬控以止馬欲疾則走欲

禽曰送疏抑者此叔能縱以射禽送以逐禽發則能中逐則

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以射禽送以逐禽發則能中逐則

能及註此言其多才也多才好勇必為國害而公寵之故陳以刺

叔于田乘乘鵠傳驪白雜兩服齊首傳馬首兩驂如手傳

止如御傳叔在藪火烈具阜傳阜盛也疏火有傳叔馬慢忌叔

者之手傳慢遲罕希也箋田事且傳抑釋搆忌抑鬯弓忌傳

發罕忌傳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傳抑釋搆忌抑鬯弓忌傳

所以覆矢鬯弓發弓箋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
甲也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

四馬也疏言高克所帥清邑之人今在于彭地四馬被甲
馳驅不息旁旁然北山傳曰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

亦為不得已之義與下庶庶為武貌陶陶為馳驅貌互相見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傳

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首矛夷矛也各有畫飾疏二矛長
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

則以朱染之也註河水之上於是翱翔言無事也下旋抽
為軍容之美好則此馬矛之飾亦是美其軍容互相明

清人在消傳消河地也駟介庶庶傳庶庶
武貌二矛重喬傳重喬累
荷也疏喬

高也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累荷者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傳軸河上也陶陶驅馳之貌註三
邑總在河上厭其處則復遷故分章

道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
中為容好疏左旋者軍尚左註軍

上左旋講兵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則居于軍中為此軍容之美好即是無事逍遙也宜召而不召故刺之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箋言猶
道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註古在
朝之君子所服羔裘色潤如濡其性

行正直且志在於君洵訓均平則正是以洵直為正直也羔羊傳曰大夫羔裘以居則此亦謂大夫服羔裘居於

朝也箋謂羔裘諸侯之朝服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傳淪變
也

且侯且有人君之度非毛義易分定故也王肅以舍為受則謂臣受君命奉而行之不
止也義之於君臣也命也彼其服羔裘之子止於命而不
能改

變能改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註豹彼

其之子邦之司直傳司主也註能正人之曲曰直是子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粲衆意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則大夫宜傳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傳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傳遵循路道摻擊祛袂也箋思

其袂而無我惡兮箋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註莊公不寔

故也傳寔速也箋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註先君之道謂親近君子之善道也莊公于君子不

似先君情急故言不寔以刺之舍人曰寔意之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箋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醜兮傳醜棄

棄我美意謂我不寔好也箋好猶善也我乃以莊公不速

之留卑不足重傳不寔好也箋於善道使我然註上但言不寔

故此又言好以足之不言故也者文省亦蒙上為義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

也註說德謂說妻之德箋云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非毛旨也經三章皆陳古義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疏士者男子之美號謂古朝廷大夫

不忘其敬謂士曰雞鳴可與註昧晦且明也古女配于君子

矣士曰晦明未辨尚早也傳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傳言小

見也註女又警士曰子起而視夜如何蓋將翱將翔弋鳧

小星已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天將曉

與鴈

傳問於政事則翽翽習射 註子當之君所理其政事

弋言加之與子宐之

傳宐宐也 箋言我也 註加中也 女言

子烹飪之以為肴

宐言飲酒與子偕老

註以為肴我君子

婦人酒食是議

我與子君子俱至於老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

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註

士之家事無不安間物無不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知子之勤望之則必有雜佩以贈送之贈以雜

佩喻告以善道也君子贈人以言美于珠玉

知子之順

之雜佩以問之

傳問遺也 註知子之順于善道不逆其言

善言告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註報答也 此賢人知子

之汝能以善意及人人必以善道答汝也古之賢女不以色取愛而以德相親士說其德聽其規故能相與偕老今人不說德而說色色有衰時豈能長久故陳其義以刺之箋謂與異國賓客燕又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皆傳意所耳無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

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註文姜大國之女取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 註忽本正

失齊之援故惡其他娶言忽往陳逆女有女與忽同車同車謂婿御婦車授綏時也顏色如木槿之華然木槿與草同氣其華朝榮暮落喻所娶之女將不終為夫人也箋以女為齊女忽不婚齊何由設言親迎同車乎且下云彼美

孟姜彼乃別指之辭將翱將翱佩玉瓊琚傳佩有琚瑀所
 此同車指陳女可知猶彷彿自喻適志也佩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傳孟姜齊之
 中飾以瓊瑀德不稱服國禮儀備故謂之閑也忽為世子不能求大娶于小國卑
 其宗廟因思齊女之賢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行道也英猶華也註同行者謂御
 行將翱將翱佩玉將將輪三周畢壻乃上已車與女同道而
 也則上飾之見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註彼美好之孟姜前齊
 在傳其德音之不能忘箋云不忘者後世

言我每念之不能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齊女雖賢豈有道德足傳乎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
 也註扶胥宜生于山扶渠宜生于隰山之有扶胥隰之有
 扶渠是草木之各得其宜也興者喻君之用人亦當得宜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
 辭也註都閑也我適忽之朝不見有
 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見此昭公之狂人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紅草也註紅草一名馬
 則與橋松皆草木之大不言小者文不備必取橋松等以

喻者才非一端人不求備或如橋松之高竦挺特器度不
 凡或如游龍之枝葉放縱才藝有餘或如小木之生于高
 山能自樹立或如扶渠之自拔汚泥不染流俗凡此種種
 所美實美故朝廷之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傳子充良人也
 上如山隰之多材也狡童昭公也疏

充實也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
 良者乃惟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三言詩 卷一
擗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

傳興也擗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與

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傳叔伯言羣臣

長幼也君倡臣和也註汝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正告之以君臣之道

擗兮擗兮風其漂女

傳漂猶吹也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傳要成也註終

成之者是汝臣之職今失倡和之宜也

擗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

不能受之故云然註我賢人自我言彼忽其志狡猶又昏暗如童子兮不能與我論道國家之事兮壯狡猶言大猶

壯大也狡猾也狡猾在心故云有壯狡之志疏以狡為狡好童為幼童忽實非幼貌亦何從而知其狡好乎且狡好與壯狡義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傳憂懼不違餐也註各殊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權賢人責之言維以子諸臣擅命之故使我憂懼而不能餐食兮疏以子斥昭公嫌脫權臣擅命之語故易之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傳不與賢人共食祿註昭公有壯狡之志則輕蔑賢人又其童昏不

能識此賢人故賢人以狡童斥之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傳憂不能息也註憂懼之至則夜不能安息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註狂童謂

忽恣行謂突正者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傳惠愛也溱水名也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

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註子若不
 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以我國事
 為憂豈無他國之人憂念我者乎傳狂行
 我亦當往告之言情急不擇人童昏所
 化也註所以然者以我忽狂行童昏而突之狂也
 日甚我國無奈突何故思大國之正之也且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傳洧水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傳士事
 士猶他也箋他
 人也也
 狂童之狂也且註突恣行故謂之狂忽所化也忽
 非狂童突何敢然言此者閉忽而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註女子悔言往日有男子顏色丰然豐滿兮

來迎我始至待我于巷
 中兮巷門外之道也
 子而去兮言送者昏禮已奠
 鴈夫降出婦從有似送然
 悔予不送兮傳時有違而不至者註悔恨我前不送是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傳昌盛壯貌註言此男子之來從者眾多昌然盛壯兮我違時不至

乃入門待我于堂上兮王
 肅云謂升于堂以俟也
 悔予不將兮傳將行也疏我別為他人不肯其去

今日悔我本不
 共是子行去兮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

傳衣錦褰裳嫁者之服註言彼時已衣則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衣亦

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裳
 本以將嫁故服盛服也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傳叔伯迎已者註時

迎已者叔兮伯兮眾多之人既駕車而來我
 宜與之俱行不當違而不至耳反覆悔恨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註夫家迎已不獨一人故叔伯

並言之不欲直斥夫故斥其從者也疏以
 叔伯為夫之字夫止一人何叔伯並言乎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

傳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

門之墀遠而難則茹蘆在阪言女以禮而行嫁則如出城門無人阻之如行墀地無違礙也若不待禮而相奔則如有高阜在前而彊踰之阜上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又有染草累人此比擬之辭謂淫奔者汝所奔之男子其居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謂淫奔者汝所奔之男子其居室與汝則近其人與汝甚遠以終非匹耦故言人遠以刺之此二句止言不得禮則遠傳兼言得禮則近者欲配成其義見得禮則雖遠而實近可以往不得禮則雖近而實遠不可往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言男以禮而行娶則如出東門而取其路上之栗東門雖遠固宜出入行上之栗又無護守取之甚易若不以禮則如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近在淺室有主守之

其欲取之則難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傳即就也註汝所私之女謂我豈不思爾乎以子不以禮就我終為他色不與為妻也亦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矣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傳胡何夷說也箋思而不變改其節度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傳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疏謂雨下急疾瀟瀟然

既見君

子云胡不瘳

傳瘳愈也言憂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傳晦昏也箋已止也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註以風雨故欲曉未曉如昏

夜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註學校不修者謂學校中學者散去不修理其業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註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棄學

而去悠悠乎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

我心思之舞之註此學校子固宜來不得以往來之節繩我也縱使我不往子所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此留者與去者本

同等故言往若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傳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

縱我不往子寧不

來

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疏責其不一來習業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傳挑達往來相見之貌乘城而見闕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

闕以侯望為樂註道其貌則一往一來交相見指其處則登城而見于闕上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其上可居登之則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可遠觀
月喻久也學業修之則難廢之甚易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註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所從言之異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

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註不流流也激揚之水豈不流

漂此束楚乎言能流漂之與者喻突既疆盛忽不用賢則忠臣良士豈不散亡乎言必散亡也王揚之水序云不撫

其民則束薪自喻民此序云忽無忠良則束薪又喻忠良一物兩喻詩之常耳此亦與也傳不言與從王唐而省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註我詩人自我女謂忽女以無忠良之故兄弟不與女已寡兄弟之助矣

今相依者維我與女而已言孤立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傳廷誑也註女亦有所美之人與圖政事但無信其言何則女所美者非美人其言實欺誑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傳二人同心也註言我猶以汝正嫡而心在汝但我與汝維二人外此無同心者也閔之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人既不足信已又無能助則忽終以無忠臣良士而死亡詩人預憂之序達其意故云終以死亡時忽實未亡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

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傳如雲衆多也疏詩人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閔雖則如雲匪我思存者或夫已死或家已破雖則如

雲之多已無如之何猶非我思慮之所存在者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註此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子今未相棄願其不復遭亂室家得相樂此我思之所存也毛以聊為願員為助句辭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傳縞衣白色男服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疏我出其鄭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著喪服色白如茶然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註且語辭縞衣茹蘆聊可與娛傳茹蘆茅菑之染女

服也娛樂也註願今後不遭禍難庶可相與娛樂言思保其室家也疏以縞衣綦巾是昔日夫妻亦在見棄之中但縞是細縞非喪時所宜服綦蒼艾色茅菑之染則絳色皆非喪服上言女皆喪服何容中有此二人非毛旨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疏思遇時者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註興者王肅云草之所以能

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

以能蕃息蒙君澤也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註不設期約與之相遇適我心所願兮言其

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傳漙漙盛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

遇與子偕臧

傳臧善也註子謂所美之女也時女子亦思與男會故言不期而相會合我與子俱以為

善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

焉

註凡言刺亂皆謂刺時之亂言閔亂者義亦同

溱與洧方渙渙兮

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註言方渙上而為淫昏之行則此亦以在溱洧之間淫佚故言渙渙以惡之也

註蘭芳草方欲出遊故秉執之將以為佩也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

寬間之處既已

且往觀乎

疏女又勸男云洧之外洵訏且

也士曰已觀矣

且往觀乎

且復更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

樂傳大且可娛樂示以為淫之意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

以勺藥

傳勺藥香草註伊維也維士乃與女其往維其相與戲謔則贈送之以勺藥示愛女芳香

溱與洧瀏其清矣

傳瀏深貌註水瀏然而深其流又清矣

士與女殷其盈矣

傳殷眾也註言殷然而眾其將盈滿於二水之上也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註士必言已觀者示

為女再往致親厚之意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謔贈之以勺藥

箋將大也註言其大為戲謔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男增校字

毛詩說卷七

